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八十輯

沈雲龍 主編

康南海文集

康有爲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民國三年五月出版

最近
康南海文集

汪洵署端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少年英銳之士欲并生數千年相傳之禮教而盡棄之蔑孔教去國俗上下氓黎至此已極先生乃初論發表獨具隻眼或論政或論教一以保存國粹為心挽狂瀾於既倒而孔教國俗卒賴以不墜其有益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獨惜乎先生之文辭僅散見於各日報而未彙成一編致使景仰先生者或求之而未得見或見之而未得眾故其說雖悅服人心而所傳終渺今此書出吾知其風行於海內也必矣爰喜其成而為之序

中華民國三年五月編者識

最近康南海文集卷一目錄

言論

中華救國論

救亡論

中國不能逃中南美之形勢

中國以何方救危論

中國還魂論

最近康南海文集卷一

●言論

中華救國論

孔子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故書稱堯舜而易稱堯首。春秋據亂之徵。為升平太平之世。禮于小康之上。進以大同。共和之義也。吾昔著大同書。久發明之。惟共和在道德物質。而政治為輔。若誤行之。為暴民無政府之政。可以亡國。今共和告成。數月矣。慘狀彌布。吾亦國民。棟折榱壞。將同受壓。不能忍而不言矣。此稿草于夏初。今蒙蔽已危。岌岌瓜分。蓋早憂之。而恐無及也。康有為識。

博夜也。大漠也。絕海無際。修途萬里。飛沙漩淵。靈霧塞空。前無轍迹。道無留者。盲人跨瞎馬。而臨深池。瞽師爭東。控而駕風浪。危乎險哉。未有逾此者也。

今共和告成矣。掃中國數千年專制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五族合軌。人心同趨矣。然或以為共和已得。大功告成。國利民福。即可自致。則未然也。吾所深慮。卻願者。以共和雖美。民治雖正。而中國數千年未之行之。四萬萬人士。未之知之。衆瞽論曰。冥行植埴。吾慮其錯行。而顛墜也。夫使當中國一統之時。稍有錯誤。民少受害耳。於國無關也。今何時乎。乃萬國競爭之日。列強羣迫之時。而驟行人人所未經之塗。人人所未聞之事。此吾所深憂。卻願。俛仰徬徨。而不能自己也。

左挾爐。右熾炭。隆冬重裘。而適爪哇星
之鐵路也。未有不凍斃者也。故物無美
皆宜。亦終歸淘汰。以盡耳。有時有地。苟
沼澤。秋滋菊於畦畹。則繁華絢爛。苟少
得其宜。况愛國而欲其存立。望其強盛。
魚嚼蝦。鳥啄虫。人食鳥獸之肉。肆几筵。
以醉以飽。雖然智者怵怵然驚懼。恐恐
緣於大地上。而立國者。以億萬計。部落
域。或策文明於一時。登埃及之古陵。陟
也。求于錄士古京。以北頗有三刀蟲者。
啟羅之大都會。殆絕無有也。遊印度之
羅門之築石。觀其遺黎之畫哭。其神明
哀哉。惕惕於予心。而不怡焉。
自余之有生。而含識也。親觀英之帝印
亞布。加利。那威之自立也。然而非洲
緬甸。亡于英。琉球。高麗。滅于日。阿富汗

內亂頻仍。半死半生。不善自治。豈能久存於競爭之世哉。今議分突厥波斯。亦日聞矣。其中南美諸國。今藉孟祿義以粗存。然不久皆將併為聯邦。即歐土諸小。若將來遇強霸者。一戰既勝。均勢即散。亦殆將合為聯邦矣。請左傳至戰國策時。二百餘國。不百餘年。併為六七。今其時矣。書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勢之自然也。兩人相持。兩軍相當。如對奕。然少有不。及。敗亡從之。况復有據而相伐。協以謀我者乎。頃者瓜分之說復昌。秘謀日急。吁嗟乎。噫。立國于當今之世也。何以能免。今大地盛強者。不過數國耳。能生存者。不過數國耳。吾以何自立。以何免滅亡哉。昧昧我思之。骨折髮墜。魄動魂飛。不知所屆也。吾邦人諸友。早作夜思。左顧右盼。審吾中國之時地若何。而念茲在茲也。

夫列國競爭之國。與天下一統之國。其為治法至反矣。夫一統之立國者。譬一室獨居。解衣高臥。但垂帳搖扇。以驅蚊蟲。斯可鼾睡矣。若競爭之立國者。譬獨將之守孤城。陷重圍。必將卒同心。老弱並出。攻守之具。繕備無缺。振勵精神。晝夜無怠。猶慮不保。若將帥內爭。士懷二心。號令不行。糧乏械缺。而執冰以嬉。執戈相殺。又遇連兵之合圍。以求保城。未之有也。

吾中國嚮者非國而曰天下也。故其立國之法。與今大異。蓋經無限因革而得之。粗舉大綱。而疎濶聽民自由。不能詬為不完備也。今非復一統之時。而為列國競爭之國。躬前朝蒙舊俗而不改。因應失宜。當孤城在重圍中。誤垂帳搖扇而鼾睡。此所以敗壞而召民怨。

不崇朝而致亡也。今共和告成矣。然對於各國則共和與否無關也。但視其國治完整。生計富足。兵力精強。比較之程度如何耳。其比較相若。則可平等。比較相遠。則為所弱。無所比較。加以分崩。則只有滅亡。或以為共和已得。即若大功告成者。嗟乎。此乃圍城中將帥爭權之事耳。雖能逐專命之帥。而還顧重圍。雲梯衝衝。旌旗颺颺。強敵益壓。甚且因內爭之後。守具盡虛。糧食盡絕。臨陣易帥。士益不和。令益不行。裨將悍卒。爭位爭食。內亂益劇。以是而欲保孤城。以禦強敵。守境土而圖治安。翻其反哉。雖負床之孫。皆休其危也。今吾國人何以異是。故今之立國。舉國民精神所注。當視大地列強而一一比較之。而後國命生存。乃可得而定。而共和之始。尤當常目在之也。昔印度萬里之地。三萬萬之民。與吾相等。而英人禁而籠之。東開加拉吉打。西開孟邁。南開密他拉士。張三面之網。而全印在籠中。內爭內亂。終為英人驅除難耳。夫奕棋者。不深觀數着。而舉棋妄行。未有不敗。況絕無政策。而惟日以亂聞者哉。今吾國人若此也。此外人所竊視而大喜。而有識所骨折而心驚也。

夫政治之體。有重于為民者。有重于為國者。春秋本民貴大一統。而略于國。故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蓋天下學者。多重在民。管商之學。專重在國。故齊秦以霸。法共和之時。盛行天賦人權之說。蓋平民政治。以民為主。故發明個人之平等自由。不能不以民為重。而國少從輕也。及德國興創霸國之義。以為不保其國。民無依託。能強其國。民弱禁施。以國

為重。而民少從輕。夫未至大地一統。而當列國競爭之時。誠為切時之至論。此日本探德制以國為重。故秩序紀綱嚴整。稅担甚重。一戰勝我及俄。而取高麗焉。今以美之共和。而自麥堅尼羅士福以來。亦復大昌霸國之義。日人譯為帝國主義。未安。今易之。去其百年所守孟祿義。而增兵增艦。東定古巴。西收呂宋。南繫巴拿馬。渠以臨太平洋。蓋時勢使然。國無共和專制。而必不能背時勢之所趨也。如倡德重國義于法革命時乎。則人心方注民權。以裁奪君權。不暇及國也。故盧騷之流。應運而興。倡個人之平等自由。而蕩餘風於各國也。若倡法個人平等於今德霸大效之時乎。則法自由過甚。紀綱不能嚴整。國勢因之隳弱。各國皆以為覆轍之鑒矣。故俾士麥羅士福之流。應運而興。甯犧牲人民。而偏重國。以蕩餘波於大地也。

夫重民者仁。重國者義。重民者對內。重國者對外。雖然。重民者無所待於外。天下一統策也。重國者無不對於外。列國競爭策也。今吾國已無君主無君民之爭。法國重民之義。已為過去矣。今為列國。非復一統之制。古者天下之義。更不切矣。列強競峙。力征經營。心摹力追。日不暇給。少遲已矣。稍遜即敗。策則以國為重。乃方今切時之義。則吾中國欲生存。強立於大地間者。應知所擇矣。方針既定。萬眾同赴。而後步趨不誤。祈嚮得宜。進行乃可見效。否則盲人騎瞎馬。當黑夜。惟有顛陷而已矣。雖然。個人之義。與立國之義。至相反。而至相妨也。夫鄉郡之感情。多則分權重。而無全力以立國。少數之派別。張則爭黨劇。而無

暇日以及國若其挾軍興之形勢。踞燭憲之氣。劍擁兵爭權。圖利營私。而不顧國家之大計。民受其害。而國因以危。此則為爭樂危。而忘大厦之傾。與于不智之甚者矣。

今共和為治。以民為主。姑舍保國之重。而先求保民之法乎。考美國憲法最重之權利法。典為保人民身體之自由。及財產之安固。各國同之。美各州憲法尤重此義。皆首舉之。有二十六州明定之曰。人民皆享受保護其生命自由。與天然權利。又曰。凡自由政府。以人民之權威為基礎。政府為謀人民之平和安甯幸福。及保護財產而設之者。南州路易詩。烟拿之憲法尤深切著明曰。凡政府自人民而起。本人民之意志。因人民之幸福。而設立其唯一之正的。在保護人民。使享有生命自由財產。此數語乎。真共和國之天經地義矣。今共和數月矣。所聞於耳。觸於目者。悍將驕兵之日變也。都督分府之日爭也。士農工商之失業也。小民之流離餓斃也。紀綱盡廢。法典皆無。長吏豪猾。土匪強盜。各自橫行。相望成風。搜括則擇肥搏噬。仇害則焚殺盈枝。暗殺則伏血載途。明亂則連城陳戰。搶掠於白晝。勒贖於大都。脅擊於公會。騷擾於城市。以至私抽賦稅。妄刑無辜。兵變相望。叛立日聞。莫之過問也。烽火一驚。民逃無所。但觀京津之變。損失逾萬萬矣。武昌南京。更迭告變。若江西貴州四川福建陝西新疆福建山東之爭亂。更無已時矣。各省皆是。粵黔最甚。士夫豪富。走之上海。避匿租界。而上海租界。達官某某。亦無免焉。炸彈日鳴於社會。手槍公行於朝堂。爭地鏖兵。風塵徧地。政府隱忍而癡聾。大官畏縮而被脅。四萬萬人無所控訴。婦

弱惟轉溝壑。壯者只行劫盜。土田不耕。廛市皆閉。杼軸既空。租稅無入。於是各省擁兵。而仰食於政府。日騰呼號之函電。政府仰屋而乞食於外人。甘受監理之脅章也。友邦未認。而庫倫自立。西藏失賊。片馬南警。俄約又以黑龍江伊犁見壓矣。而可薩克之馬踏吾客。什噶爾矣。藥線四伏。火發無日。不知所之也。若其甘為半主國。以漸為保護國。為瓜分國。則顯然有漸。且及身矣。嗟乎。號為共和。而實共事共亂。號為自由。而實自死自亡。號為愛國。而實賣國滅國。吾國人而忍為之乎。

今舉國士夫。上自政府議院。中及黨人志士。所早夜以思。密勿以謀。計謨以告。剛斷以行者。蓋多矣。然於保救中國之道。豈獨茫如捕風。實亦適得其反也。政府數月擾擾。除改旗改服借債以外。殆無他政也。議院開數月矣。然皆毛舉細故。甚乃日議女服。而未及富強之宏圖也。志士黨人。霧集波涌。募法師。美異說。雲起而不及救切身之災也。嗟乎。各省悍將亂兵。不能弭。國人。身家產業。不能保。民業。士農工商。不能復。直省蒙藏。諸邊不能統。日惟厲精圖副。躬行鼓吹。惟恐不及。而望外人之不監理。不分滅。何可得也。即近者革命大爭。外人亦未干涉我也。惟今外人視我如強盜。如乞丐。如兒戲。如沐猴。蓋數月來。實見我無立國之具矣。其考查益真。其輕蔑益甚。雖其初不見有窮迫之心。而今者如此。非獨不肯承認。亦不妨試其壓迫之行矣。

夫各國號稱文明。又行均勢。豈必乘人之危。以亟行瓜分之策哉。故經前清之亂政。而排

而不動。又聞革命之大亂。而旁觀隱忍也。然忍之既久。而我卒不能自治之也。我既不治。而日爭亂。勢則小之損礙其商務。大之牽入於戰禍。其萬難久忍也。亦人之情也。且彼久騰口說。以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豈容劣種獨據之。故以為文明人宜治野蠻人。乃天理之公也。此其說昌洋而大言之久矣。雖以共和之美國。然羅士福亦大倡之矣。而今之高談共和者。不圖長治而圖久亂。舍其大而謀其小。失其本而救其末。幾若安其危而利其災。惟恐各國之無所藉口。無所肆其眈眈之欲。而誘而導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何其今之人。真乃惡其國之壽而自伐也。嗟乎。五千年文明之中國。經無量數聖哲豪傑。心思膏血之所締構。以有此大國者。傳至於今。而吾國民自伐自賣而自滅之。豈不哀哉。豈不痛哉。且夫為國之道。先求不亂。而後求治。若夫為文明為平等為自由。又致治之後。再求進化。由升平以至太平者也。今以前清為失政。而後發憤革命。雖然。昔者雖專制失道。而不聞悍將驕兵之日爭變也。不至人民身家產業不保也。不至全國士農工商失業也。不至蒙回藏不統一。而圖自立也。故今者國民惴惴恐慄。或且悔禍。皆謂革命之舉。以求國利民福。不圖共和之後。反見國危民悴也。然以為為治失序。悔禍生怨。猶無大礙也。惟長此變亂。各國藉口。永不承認。久之且召瓜分。即不爾。而長此爭亂。全國塗炭。將釀第二革命之禍。法大亂八十三年。幸而能保。墨大亂三百年。削地萬里。至今未已也。蓋共和為平民之

政治所最可慮者。暴民為政。貽國勢險危。此乃歐美之恆言。而今已暴發於吾國也。今政府議院方鎮。與黨人志士。當共和之始。基應先去共和之大害。萬眾一心。聚精會神。圖所以先靖暴民之禍。而後安定有基。統一有效。故欲外人早認。借債易信。免監理之辱。絕瓜分之危。舍先弭亂無由也。欲籌款行政。保邊阜民。舍先弭亂無由也。即欲進而講平等自由。文明幸福。亦必由弭亂之後。乃能進化也。天下未有舉國日亂。而能得文明幸福平等自由者。今不求弭亂。以保內對外。乃先求文明平等自由。則航斷流絕。港而無由至。何其顛倒哉。

故竊謂今者。保救中國之亟圖。在整紀綱。行法令。復秩序。守邊疆。萬事之本乎。莫先於弭暴亂。以安生業也。故不先去悍將驕兵。無以靖地方之變亂。不先鋤暴民強盜。無以保人民之財命。不先復士農工商。無以存生計之秩序。不先保遼蒙回藏。無以保內地之土疆。否則雖全舉美法之文明平等自由。加之吾國四萬萬人之身。其亡國絕種。必益速而無救也。敢大言以告吾國人。自政府議院及黨人志士曰。今共和元年。中整綱飭紀。聚精會神。盡乃心竭乃力。先去悍將驕兵。先鋤暴民強盜。先復士農工商。先保遼蒙回藏。以綏安中國。自此四者之外。勿他及。勿高談。勿浮慕文明。至夫暴亂已弭。治安已保。生業已復。疆圉已一。至是乎所謂中國者。乃一乃安。乃為我之中國。而非人之中國也。吾皮尚存。乃飾其毛。吾白未點。乃飾以采。至是乎整屬物質。潤澤文明。高談平等自由未遲也。

嘗推吾國人所以顛倒愚妄。養亂釀禍而不之顧者。由於浮慕法美之富強。故羨平等自由之政治。以為一言共和即可立得國利民福也。不知立國自有本末。行政自有次第。即同共和亦各不同。苟妄師之。必生病害。夫既以共和民主為政。則必如瑞士而後可也。瑞士之共和也。一切由民直議直舉。其政府亦只有議長而無總統。無宰相。必若是乎。庶合共和之義也。即用代議士。已非民心。即立總統亦近獨尊矣。然何以美法共和皆不敢行之。何哉。誠以國大民多。則萬無能行直議直選之理。又不能行無總統之制也。美總統為全國民選而美治。乃中南美師之而大亂矣。法葡改由國會選總統。而法總統與總理爭權。致政不能舉。葡又改之以總統領國務員。而負責任矣。故瑞士不師羅馬。美不師瑞法。不師美。葡不師法。各鑒其弊而損益之。但取其合於本國之情。而為至善之止耳。今吾國何師乎。即採擇歐美。豈能盡從。況於遠隔絕海數萬里之域。有亘古歷史民俗政教之殊。乃欲強移用之。削趾適履。顧盼自喜。而不顧其流血也。豈不大僥哉。今吾國人既得共和。而深疾專制也。於是凡舊制之典章服朔。不問其是非得失。而皆除之。凡法美之政教風俗。則不較其是非得失。而皆從之。即如易服一事。豈於共和有關。豈於立國之富強有損乎。無端易之。二萬萬男子。各購冠履衣服數事。勻計人費二十元。即去四十萬萬矣。聞今以購冠一事。出口金錢以數千萬。他無論矣。且夫吾中國乃大地絲產國也。民之衣食。於絲織者以數千萬計也。今一易服。全國衣服冠帶之肆。皆虛失業。絲織者徬徨而不知所

措矣。凡人心趨向，必走極端。既易西式矣，而欲人不用呢革，而用緞，必不可得也。然則他日絲業之敗，不待言也。夫生計為養民立國最大事也。今既丁大亂之後，當窮極之時，而先自絕人民之生計，試問於立國何關耶？然則只有大害於民，大害於國而已。苟非飲毒發狂，何至若此？則好妄變者之貽害也，今妄變如此者，不可勝數。聊舉其一端以明之耳。且各國議院，只議大政及法律，而鮮及禮俗冠服者，以民間之風俗，與國體無關也。共和之始，日不暇給，若何而弭亂保疆？若何而富民強國？不此之務，而費日敝神於冠服，日議各國議院所不議之事，何其僨哉！宜外人之匿笑之也。夫中國之舊法，雖有專制之失，而立一統之制，其所得者亦甚多也。蓋非前朝能為之，實中國數千年政俗所流傳也。經累朝之因革損益，去弊除患，僅乃得之。今亦不暇枚舉，但言今所最反之四事焉。其一則各省咸奉中央之命，故千年無悍將叛吏驕兵爭變之事也。其二則行政寬大，禁網疎濶，民得自由，故士農工商咸安其業也。其三則紀綱雖不嚴整，而人自懷威，法律雖未完備，而人自畏法，故下之無徧地劫掠之事，上之無屬吏劫上司，匹夫亂公議之事。人民生命財產皆得保全也。其四則蒙藏輯合，雖為強鄰所窺，猶統一於聲靈也。即官吏不用本地人，亦經二千年鑿戒，而後立此制焉。其所缺者，物質文明，民權平等耳。雖未能盛治，然能保人民之生命財產，則先得立國之本原，而為今暴民政治所不及矣。

今慕共和自由平等者，必稱法國，則即以法考之。夫法國革命之所以慘劇者，以法國王

者之下。尚有羣侯。大僧之文。為壓制也。夫法之小。當吾兩省耳。而建侯十萬。當時德國封建三十萬。奠封建二萬。英尤至小。封建六萬餘。一侯之下。分地主無數。地主皆為封君。有治民之權。其稅也。王取十之五。僧取十之四。侯則聽其所取。乃至刈麥之及燒麩之錫。必租於侯。而不能自由焉。營業職工。皆有限禁。物價皆聽發落。民之物產。隨意沒取。聚會言論。皆有禁限。違舊教者。焚之。民刑皆無定律。惟判官之所輕重。而君大夫之夫人公子。皆得擅刑。訊罰而置私囚焉。民禁不得為吏。禁不得適異邦。但充封君之奴。女子惟封君之所取。其嫁也。必待封君之宿。而後得配夫焉。民久苦壓制之酷毒。故大呼不自由。無甯死也。所求自由者。非放肆亂行也。求人身之自由。則免為奴役耳。免不法之刑罰。拘囚搜檢耳。求營業之自由。免一切禁限耳。求所有權之自由。不能隨意沒取耳。求聚會言論信教之自由。今煌煌著於憲法者。是矣。求平等者。非絕無階級也。求去其奴佃。而得為官吏。預公議。民刑裁判納稅。皆同等而已。吾中國自漢世。已去封建。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為卿相。雖有封爵。只同虛銜。雖有章服。只等徽章。刑訊到案。則親王宰相。與民同罪。租稅至薄。今乃至取民千分之一。貴賤同之。鄉民除納稅訴訟外。與長吏無關。除一二儀飾。黃紅龍鳳之屬。稍示尊威。其餘一切皆聽民之自由。凡人身自由。營業自由。所有權自由。集會言論。出版信教自由。吾皆行之久矣。近者。胥吏樂戶。倡優皂隸。並與解除奴婢。亦禁買賣。矣。專制之朝。龍鳳黃紅儀飾之等。又皆免除矣。法大革命後。所得自由平等之權。

利凡二千餘條。何一非吾國人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但有之已數千年。而忘言不知誇耳。今吾國欲再求自由。除非遇店飲酒。遇庫支銀。侵犯人而行劫掠。必更無自由矣。今法人尚存世爵數萬。仍有尊稱。吾乃無之。吾國突進於法多矣。今吾國欲再求平等。則將放肆亂行。絕無階級。法之平等自由。果若此乎。嗟乎。紀綱盡破。禮教皆微。何以為治。嗟乎。如今所為。徒為暴民。增亂具而已耳。

今慕共和者。必稱美國。今即以美立國考之。美保守英國之舊章。不敢輕於變亂。亦至矣。其各州憲法。皆出於英王之特許書。蓋在威廉第三立法第一以前。其立州於聯邦後。亦皆以為模範。即美聯邦各憲法。亦本於是焉。其法教德初創之五州。則迄今而不改一字也。其法律亦皆行英之舊。而立法院以時損益之。乃至禮俗官銜符號。莫不因英之舊。其州長與法同稱。加份拿 *Governor*。其長官同與法稱 *Chief*。其尚書與書記皆稱 *Secretary*。他百官同之。皆與歐洲諸君主國未有少異。美本無世爵。故去爵並及金繡服耳。法則除去君主外。侯伯之世家。金線之章服。至今未改也。我中國積數千年之文明典章法律。遠有代序。即章服五采之末。藻火山龍。亦從唐虞而來。皆經前哲苦心平衡而後成之。合於國情。宜於民俗。行之久矣。今變共和。乃上承堯舜之文明。之治世。夫凡新國未制禮樂者。莫不用因國之舊也。孔子作春秋於太平世也。亦去天子。今既行之矣。自去君主外。凡於平民制度有礙者。則去之。自餘道揆法守。紀綱禮俗。皆宜民之性。而為

立國之本者不易動搖也。語曰：利不百不變，法害不十不易。章即欲變之，亦待大亂定後。生計已復實業已興，根本不搖，民心咸定。至於是時，黼黻承平，潤色文明，乃徐更之。以步武美法焉。然尚須審我國情，宜吾民俗，乃可推行。且瑞美法，葡亦互不相師也。削己趾而適人之履，未見其可也。今於無用之官銜，而必更之；無關之官制，而必改之。若尚書之改，總長總督巡撫之改，都督布政使之改，民政長知府知縣之改，知事其餘內之郎曹外之佐貳，殆莫不一易其名。期月又變之，以為有益於政治耶？則名何關於實乎？徒增紊亂而惑耳目耳。以僕之愚，粗通中外，讀書閱報，尚不能熟記今之職掌及其高下大小，而謂小民一一能瞭知之乎？其與美法之仍守舊制者何其反耶？不獨此官銜官制也。唐虞數千年以來，山龍五采，文明章服，既去之矣。察今舉國人士之心，幾若欲舉中國百凡而盡易之。夫苟易之而得安平安，則亦復何礙而無如人羣之性情風俗國勢之是非得失深奧煩曠，不能以一端測，不能以一時驗也。獲於此者，或失於彼；驗於東者，或敗於西。故古者重之，昔王莽之亡，實以妄變法之故。苟王莽劉訖不妄逞聰明，則光武何從而興？況今國勢枿棟，萬不及王莽時乎？夫以中國之舊法，經累聖羣賢之測驗，閱百十千年之變遷，去其弊而存其利，都然今猶深惡痛絕，棄如弁髦，而敢謂以今之人，才採於美法之政俗，一變而得其宜乎？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

即今好新者，百事不違，反大亂不暇弭，而惟禁大人等稱謂，其意蓋以師美也。然周旋美

國中多年美總統無人不稱隘士論士者。Fraser & Neave 筆墨與面稱皆然。即州長亦無不以此稱之。但可稱未士打。耳非禁稱隘士論士也。若法國閣部則必稱隘士論士。世爵各從其稱。無為平等之稱者矣。今好新者之所為。乃突過於美法。為中外古今萬國之所無。則何為哉。且持平等之說。豈在一稱。無論各國共和平等之極。仍復上下有章如軍隊之上下相轄。官紀之上下相維。即在民家無奴矣。亦復有主僕上下之俗。如使持平則必並主坐僕立之俗。而滅去之。否則徒滅稱謂何用乎。美之人有言平等者。其妻戲難之。一日陳食置具。增二位焉。及就席。則左肅其黑奴。右置其弄狗。其夫適適然驚怒而叱去。其黑奴狗其妻強黑奴與夫並立。腥穢偏人。其夫盛怒而起。其妻笑之曰。此乃行君平等之教也。今之並禁稱謂者。必與黑奴弄狗並坐而後可也。君子之為國也。先務為急。而不求變俗。今舍所重而先所輕。矯於人情而強變於俗。萬國未聞徒資輕笑何為乎。夫法之不能無弊窮之不可不變。自然之勢也。然舊者有堅固之益。新者順時變之宜。二者不可以偏廢也。故孔子曰。溫故而知新。雙輪並馳。則車行至穩也。英國之為治也。常新舊並行。其溫故者。操守極堅。其知新者。進行不失。二者相牽相制。且前且卻。各一步而一驟。而得其調和焉。故常守舊而能保俗。而又日更新以爭時。夫守舊而能保俗。則國民德性不改。風俗不變。特重不佻。而無顛仆之患。更新而能爭時。則國民進趨不後。比較不失。競爭進化而無敗退之虞。法國之為俗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知更新而不知守。

舊故輕佻浮動。一躍千里。而一敗幾於不可復振。嘗譬論之。英之為治。譬若瞽者之摸行也。心固欲行。而目不能見。不能自信也。廣陸大原。固覬開拓。而沼澤泥淖。尤所深慮。故必假於相者之嚮導。又復自試以杖尺寸。摸行而後進焉。雖所行不急。而毅忍堅深。積久自多。雖然。天下鮮見瞽者之陷溺也。法國之為治也。譬如童幼之戲也。性直情急。好動喜變。而絕不知險也。馳馬試劍。登高臨深。輿高采烈。輕命爭試。若夫墜淵仆谷。墮馬自傷。甚或喪其身命。非所願也。或知而悔之。則已無及矣。天下之童幼。以浪戲冒險而傷死者。比比也。德尤遲重。深思熟慮。度必得而後行。其遲重更過於英焉。美雖民國。而國民之性情風俗。猶皆英國之遺。雖好新銳。變聽其民俗。而政府之行政。則持重猶夫英也。日本亦師英。新舊並馳。是故進取而又能堅固也。夫今大地之強國。未有如英德日美者也。我能如英德日美亦可矣。舍英德日美而不師。與亂同道。未有不亡者也。且歐美各國。政教分離。向不相屬。任其政俗。獲佻新變。爭競百出。而篤信基督之教者。迂腐保守。尺寸不移。如故也。故上者保守。矜嚴道德。尊重下者。亦能敬天畏神。不敢狂蕩。故其政教並行。亦如雙輪並馳。一前一卻。一上一下。相牽相掣。而得其調和也。然則法國雖大變。而尚有教存焉。不若吾國之並政教而盡變之。空空如也。一無所有。而美法之美。未必可學也。惟有亂而已。夫變通者。趨時者也。豈可以已。況於今乎。但行之有序。不可太驟太甚。溫故知新。保其已有之善。增其未備之美。則進取不失時。而穩固不失步矣。故有政治之變。有羣俗之變。有一

時事勢之變。有數千年天下之變。變其一守其一。可以不失。譬如戰馬。羣敵當前。轉戰未已。濁浪排空。風霧晦冥。前途未審。彼岸未得。泛乎中流。羣衆茫茫。周所措手足焉。而乃破釜沈舟。盡棄舊日。力久艱難所得之地。以望躍戈懸崖。飛上采石之磯。師行枕席。直指咸陽之坂。不亦妄乎。

外人之論吾國以保守名者也。然吾謂我國民之性。偏蕩急激。絕不保留。過於法國也。夫每經遷變。必盡掃棄其舊物。無少留存。亦不少愛惜。歐美人謂此為野蠻之性焉。昔項羽破咸陽。則盡焚秦宮室。三月火不絕。周武帝平齊。則盡毀齊宮。隋平陳。則盡毀梁陳宮殿。齊梁佞佛。則舉國皆僧。及周武唐高之廢佛教。則盡毀寺廟。汰僧尼焉。近者興學。則廣東毀長壽寺。梧州毀冰井寺。亦多如是矣。姑無論世界大教。非一人一時之好惡所能輕重也。夫即惡僧。何不留寺。以為博物院。何事毀之。夫歐州豈無勝朝。豈無異教。而雅典羅馬。故宮遺廟。巍峨焜耀至今。乃至敗瓦頽牆。猶復保護扶而修之。即以當王者貴取而代之。亦不過就其故宮遺廟。改其題額而已。其前朝功臣石像。仍復巍然。過羅馬倫敦伯林巴黎維也納。諸大都。可考見也。其在倫敦。克林威爾時。而不毀王朝之像物。其在威廉第三。復王英之後。不毀克林威爾之像物。及至印度。突厥之回教。破定人國。尚能不毀其舊取。而有之。君居其宮。僧禮其廟。則極矣。故君子但丁古之遺廟。尊禮基督者。今改崇穆。而巳。印度佛場。改為婆羅門廟而已。英有印度。不易其服。若克林威爾之逐殺英王。而改民

主亦不易其金繡服章與世爵官號也。法之大革命未易路易朝之章服世爵其貴侯金繡一如故也。乃至意之逐奧而自立。甚至匈之累叛奧而自立。尤為異族亦未聞一旦盡棄其儀服官制也。若夫宗教關於國命更於革命無預。即天主教壓制之。是法革命時大奮而大破棄之。然未幾而復。今大廟之偉麗巍巍。邦人之拳跪膜拜如故矣。我國號為五千年教化之國。而明前之宮殿衣服無有焉。固無以比於雅典羅馬。甚乃至不能比於英德之小都邑焉。以彼尚多古宮室器物也。夫物有陰陽。政教之不能無同異天也。是時為帝者耳。何能以一時之勢自矜也。今稍有異己。即務以破壞掃蕩為事。夫蕩壞者賊之能事也。外人誚吾為野蠻。豈為過哉。

夫道有陰陽。統有文質。原有異同。並行不悖。力之有拒吸也。汽之有冷熱也。皆物質不能少者也。惟所貴者。兩者調均。造物以成。諸游星之繞日也。如無拒力。則併為日吸久矣。若拒力太過。則離心力既盡。不為他星所吸。則星隕矣。以火蒸水。未至熱度。不能用也。若至沸度而過之。則水化為汽矣。今者吾國之沸。慮其為星隕而化汽也。蓋幾散裂而滅矣。近者易古舊之官制。棄唐虞五采五章之服色。乃至吉凶之禮。無所適從。甚乃廢棄經傳。孔子之丁祭。即間存之。亦廢去拜跪矣。甚至舉國舊俗。不問美惡。皆破棄而無所存。民無所從。教無所依。上無所畏。於天神中無所尊。夫教主下無所敬。夫長上紀綱掃地。禮教土苴。夫云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猶有禮俗存焉。今乃至無以為教俗。則惟有暴戾肆睚。蕩廉

掃恥窮兇極惡奪攘矯虔以肆其爭欲而已。半年以來其驗已略著矣。試問古今天下幽無鬼神無禮教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可以立國者乎。即謂今之才賢大明明堂能制禮作法矣。而謂必勝於數千年聖哲之所為乎。殆三尺之童所不能信也。以周公之才之美吐捕握髮而求羣賢。但制禮作樂鑒於二代。猶需七年。況今盡舍其舊而新是圖。一切皆更始而制之。豈能以七年而畢。假能七年而畢。則此七年中。陷於野蠻無教化無法守無禮俗之野蠻無兵無食無械無信之國。以當今之政法完備教化盛明禮俗嚴謹兵械精足文物昌豐信義文明之列強。不知以何為對待也。蓋共和國平世之至治也。然最患者無政府也。暴民也。若我今皆著效矣。又加以無教也。嗚呼哀哉。哀今之人。不尚有舊恐如壽陵餘子之學步也。未得其國能先失其故步。恐吾五千年之文明盡失而國土從之也。夫吾國今之變法變政如嬰兒之初離襁褓扶壁學行者耳。今非徒種族革命。乃非徒政治革命。乃至禮俗革命。一切社會盡革之。後顧無依。前超無宿。陟危峯臨斷崖而風雨晦冥也。若嬰兒之甫行而遽學跳澗緣橈舞馬行繩而跨飛船也。外人遠望呼嗟而驚吾國之險也。而吾國人幸以一時種族革命之成功推之一切亂舞僥倖不顧其後。若大醉酒若飲狂泉不知其墜飛船而仆深淵斷腰折脛之不遠也。昔者法人之舉使我高蹈胡行亂走舉國若狂。英人鑿之故益嚴重而法之亡者。以是時歐土承路易十四之後為最強。故也。今

吾為最弱以異種而又無政教危乎險哉慄慄危懼邦基杌隳未有若今日者也嗟乎舊
機器已拆而不能復合之則惟有停工舊第宅已毀而不能復建之則惟有露宿顛顛之
愚私憂却慮涕泣道之淚盡以血恐中國之非中國也昔奕劻載澤以一二人富貴之私
而亡其國今之危險變幻百倍於晚清之世而弄權逞私以爭意氣者百千萬奕劻載澤
而未有已也嗚呼我生不辰逢天價怒大夫君子邦人諸友孰無國者尚慎旃哉亡國恆
於斯得國恆於斯

且夫民主之國最惠於暴民政治也子產之言治用猛其言曰火烈故民畏之民鮮死焉
水懦民狎玩之故多死焉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宋張安道之論治亂也曰如治
亂緣只有斬之今者豈徒狎玩各地分立實同亂國矣各省自舉都督又復互爭都督又
復爭軍政分府其下羣吏互爭其屬府縣又互爭甚或一省而有數督一縣而有數長又
下之地方鄉長之自舉而內爭驕將擁兵而桀驁豪猾乘時而盤據凡夫亂兵叛脅無賴
縱橫盜賊劫掠更迭相因皆從驕將悍卒而攫食又展轉多焉且上脅長官下暴小民良
懦魚肉民不聊生是以士農工商久不復業亂象日熾而國稅益無所出擁兵者又復虛
報兵額以欺取公帑即軍師長官或有賢者然為下擁脅寡能行其政蓋總統都督同處
於無權而已外人見其內亂未弭而困窮若斯也既不承認乃且公行監理用財解兵之
權於是中國之危岌岌矣今舉國雖深知各省分立與悍將驕兵之害而咸畏其變亂脅

制不敢妄動之。惟有厚祿高位。甘言以縻之。敢況黜陟之。而况生殺之乎。人人如此。舉國如此。相師相效。而欲保人民之生命財產。復士農工商之業。其道無由。然則中國長此亂以待分亡而已。其可忍乎。夫鞭朴不可弛於家。刑威不能弛於國。噢咻羈縻。終無所補。故今者為治之要。莫先於削各地之自立也。

夫各國當革命用兵之後。一時難速底於平復。亦事勢之常。惟今各省之自立。乃援美聯邦之例。以為義之宜。然則不可不明以辨之。大聲而疾呼之矣。夫美國各州之自立。美人士已自攻之。其顯然之害。凡十。一勢不合。一外交之進退必弱。二號令不行。內治之統治無功。三諸州有脫盟瓦解之憂。四立法行政各異而不一。五立法行政耗費而遲緩。六多增國體及黨派之憂。七議員才識下劣。心術敗壞。則害於地方。八財政不謹。支款與公債亂行。九議員輕率徇私受賄。十輿論缺乏。不能檢束。立法事業。於特別業尤甚。若夫彼稱各州自立之美者。有六。一曰開新土。便於合民情。二曰防政府之壓奪自由。三曰增兩重之愛國心。四曰分國會之勞。免其繁重。而得暇考查。五曰各州會先分試驗之。以免危險。六曰處理稅租。監督工程。近而易當。夫美人所謂聯邦之得者。今吾國豈尚有新土可闢乎。吾國向來。號為天下。故愛其省府縣鄉。而不知愛國。至為大害。當今國競之時。應亟改之。豈可復教孫升木乎。若慮政府之壓奪自由。則今者民太自由。拒命吏。脅長官。呼都督。為哥政府。號令不行。不能統一。難保治安。其禍已甚矣。豈又欲增加之。若謂各省會分立。

各議政行政以試驗得知。可免國政府誤行之危險。此則彼百年新試驗之說。若吾統一試驗。已數千年矣。吾今分立。先自受裂分之禍。而無從得試驗之效。若謂各州自立。議政可紓國會。日力精神。則今各省不自立。而諮議局議其地方事。何嘗不可。紓國會之日。力精神乎。但不如今省會之專立議制。而奪政府統一之權耳。若夫處理租稅。監督工程。則城市鄉之地方治為之。地尤近小。不尤精當耶。何須待自立之省乎。故即如美制。害有九。而利無一。且美之各自立邦。二百餘年。乃受自威廉第三佐治第一以前。本其舊有之邦。而聯合之。非自其統一之國。而分立之也。夫北美舊有各邦。本為十三共和國。亦如今中美之墨西哥。掘地馬來。位亞基巴拿馬。各共和國焉。各立而不相屬。今諸共和國。訂大同盟。異日或合成一中國乎。是即今北美合眾國之縮型矣。即德國諸侯邦之自立。尚緣自沙立曼之分裂。如周初之侯封也。後法之路易十四拿破倫。忌德之大。乃益分削之。今諸侯子得分采地為國。拿破倫增封。辨認滑頓堡薩遜為王國。故德益弱。不復振。永為法奴。至俾斯麥乃倡民族義力。合諸小。成大同盟。而後破法。以結成今德。遂以致靈。意久隸於奧。亦分為諸小國。以弱之。至嘉富力合十一邦為意國。而後拒奧獨立。乃為強意。即日本維新。亦大行削藩。合八十國而一統之。日本乃強。若夫奧之地大人眾。本過於德。法而奧乃弱於德。法者。以十四州統而不一也。匈牙利獨立。既頻費征討。至今尚日謀自立。若然則奧之大勢裂矣。其他十三州。語文不同。奧主須通十四語文。以噢咻之。波蘭州尤

強大亦日思分裂矣。奧之坐視其同種近鄰之德國日致富強而不能發憤為雄為此也。若突厥之弱由埃及希臘羅馬尼亞布加利亞塞維門的內哥之自立。皆以異種異教列強扶之。以削弱突者。今我方將合蒙回藏而陶冶為一。奈何於內地二十二省之一家而自裂之。即如近者那威離瑞典而自立。國人咸咎往者六十年前。誤聽那威別開議院。遂有今禍。以一時議論之誤。遂至國土分裂。其大害亦可鑒矣。近者英人力征南非之波國也。頗兵三年。費三十餘萬萬。一時誤許其仿加拿大奧洲之制。試行自治。今則英人無復合併之權。異日英若內變。加奧與波。必獨立而非英有矣。且今大地形勢。乃併弱小而合於大國之時。亦如春秋漸入戰國之時也。孟子之戀戀於齊。而無助於滕。為此故也。今勢將由數十國變為六七飛船已出。其勢甚速。非大霸國不能圖存於競爭之世。吾中國以五千年之文明。五千年之武力。合無數聖哲之精英。庶無量豪傑之膏血。乃能成茲廣土。眾民。在二十年前。廣大冠於大地。吾國民坐受先民之澤。不至早為高麗安南緬甸之續。而可望爭德美俄英日之雄者。類有此耳。而溝猶瞽儒。既惑於共和聯邦分立之說。或有忌我之大者。又師路易十四拿破崙之策。思分而弱我。乃引競爭進化之義。以為中國進化停滯。由於數千年統一之故。宜分為十八國者。而自治焉。學者多惑之。甚者通人博達。亦誤於孟德斯鳩之說。謂法之國土大小。最為合宜。乃謂中國宜分為數國。如法土之大者。夫競爭進化。豈非定義。然今中國之競。在於外之歐美。而不在內之國土。若必內爭乎。

則十六國五代之亂。退化最甚耳。若法土之得宜。乃在歐洲列國立定。千年者言之。比較當時歐土列邦。自謂其宜。乃一隅之見耳。然孟的斯鳩之說。尚為百年前之舊論耳。今則霸義大昌。俄英德競開殖民地於外。假若法僅撫有歐洲之區區土地。則將為強大者所吞併矣。即今法之弱於英德俄者。亦在失屬地而國小之故。假令印度美加。猶為法有之。舊則法之強。必凌駕諸國。無與倫比。可知也。且何不考印度何為而滅乎。印度以蒙古人之帝之也。乃憤革蒙古之命而自立也。分為二百餘國。英之印度公司書記克壯飛。乃得以九百人夜四加拉吉打國王。以取而滅之。其後英加拉吉打總督哈士丁斯。乃得餌誘恆河諸國而內鬪之。俟其餉力既盡。乃貸之餉。俟其不能償還。而取其地。既得十餘國。進至中印之麥利京。印有內爭。乃陳兵十萬。大召全印諸王侯。而謂之曰。吾不忍汝種族相殘也。宜各罷兵。皆有限額。諸王侯畏而諾之。既又曰。恐汝歸而背盟也。吾分駐兵於汝國內。代汝彈壓焉。既又曰。吾兵為汝防堵。汝宜給以餉。既而給餉有遲者。則曰。吾兵不堪其餓。吾代汝收稅。印人兵財之權。皆失於是。印度滅矣。今雖有二百餘王。不過若關內侯。尚不若吾蒙古諸王之自由也。此則印人革命後好分立之果也。假使印人不分立。則以波斯之國小。民寡。不及印度之半。至今猶存。以印之大。而亡已百年。是亦可鑒也。觀於俾士麥嘉窩之合諸小為一。而強立如此也。觀於舊德意分而不合。則弱。奧能統而不能一。則亦弱。匈波自治而成自立。則分。印度好分而不能合。則亡。其效又如彼也。然則吾國宜知

所擇矣。夫華威頓俾士麥嘉富則自分而合之，自小而大之，自弱而強之，吾以數千年艱難締構之一統大國，大地莫我堅也，無端自割自離，惟恐其大則分而分之，自大而小之，自強而弱之，舍華威頓俾士麥嘉富，不為而必師乎波那印度也，則惟從印度緬甸安南高麗之後而已耳。若使今小國能立而不亡，則分為安南緬甸高麗何害，而無如弱小國者，必不能存立於吞併為戰國之世也。宋鄭陳蔡猶早滅，況江黃道柏滕薛曹許莒邾，豈能存在哉。今各省之分立也，南方軍興之際，不得已而誤行之，北方乃不審其害而爭效焉。至今尚不亟改圖，是猶彭越之惡其壽而喜仰藥也。今雖發軍民不兼統之議，而大小諸吏尚未命於政府，一切法制尚未奉於中央，其望統一猶卻行而求及前也。今欲為安中國計，莫先於各省勿自立也。夫舊專制之法變之宜也，若各省奉中央之命令，如身手臂指之使，則實數千年之良法也。中國獨得之，以免歐土千年之爭亂者，在此。歐美人日夕圖之，威廉第二羅士福尤注意於是，望我舊法而豔羨焉，而我乃自有之二千年乃棄之也，不可不亟改圖也。

若各省既削自立，更有三者相須焉。一曰肅兵威以定亂，二曰嚴警察以鋤奸，三曰重司法以守律。然後人民之生命財產乃可得而保，士農工商乃可得而復業也。竊謂今內外有亂，皆宜妙選威望之將，立行勒兵定之，不可縱撫。經重勦後，人皆知威而後暴民戢耳。地方艾安，乃可施恩撫耳。蒙藏新疆有亂，尤宜用大兵早定之，養癰實以貽

患養虎更以自殺。縱敵患生。無使滋蔓。豈止難除。且召外釁也。且夫兵不可不日試之。而後可用。若慮無餉也。坐亦須食。豈若行以定亂乎。

今之設兵。斷非以禦外也。只養之以鎮內耳。即用晚清二十四鎮之舊。而再精練之。雖有宜增。亦當少待。酌留防營。選壯士知方者充之。亦如舊額。或增之以備調遣。遇亂。餘皆散遣。遠之屯田牧馬於遼蒙。近之開礦築渠種樹於州縣。兵威既振。而後政令能行。人民得以安枕。邊圉乃可保全也。

然兵威以待亂者耳。若鄉里豪暴。城邑奸猾。非兵力所及也。不能勦誅。民不能安。於是警察宜亟增設矣。聞日本之初。欲變法也。未重立警察。則法不能行。故東戰以前。日本警察十餘萬人。況吾經大亂後。秩序全失。雞犬不甯。盜賊縱橫。暴猾恣睢。良懦受害。婦稚遭掠。日人須用警察十餘萬者。則吾平世亦宜用警察百餘萬。若今亂後。尤宜倍蓰。昔晚清所議行警察。各省有議用萬人者。然則每縣不過百許人。何以警奸而勦暴乎。前朝之有具文而無實政。因以致亡。為此也。聞北京今能少安。賴有警察數萬之故。今宜以舉警察為第一要政。酌地方之亂否。因人口之多寡。徧行密設。國雖奇窮。此不可吝。民安業復。租稅可增。其何有焉。今遺兵無所歸。其明銳有膽氣。通文字。守法律者。可選為警卒。今士人多失業。其強武者。必願就選。可選為警長。則於警政尤有裨益。昔劉晏之治鹽也。多用士人以收效。舉國議者。乃不及留意於警察。則失保民之本也。